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五行門

五行

漢五行志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證漢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穀梁

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劉向歆傳載睢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後漢五行志司馬彪作又晉五行志及隋大槩承襲漢志獨唐五行志云災異之學莫不指事以為學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葢自漢儒仲舒向歆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昔箕子陳九疇初不相附屬而

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序○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以謂天道遠非諄諄諭人君子見其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至於不合則將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謹而不言故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事應云○唐五行著災異而不言事應五代紀言人事而不

著災祥但存之司天攷以為有司所記○五代史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異其意一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云云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考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木不曲直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

妻火不炎上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治宮室治臺榭內淫犯親戚侮父母稼穡不成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金不從草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富。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水不下潤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

一圖形令之意皇極之建貌恭肅。言從義。視明哲。聽聰謀。思睿聖。木曲直。金從草。火炎上。水潤下。土稼穡。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五福皇極

不建貌不恭狂○言不從僭○視不明豫○聽不聰急○思不睿蒙○木不曲直○金不從革○火不炎上○水不潤下○土不稼穡○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六極

陰陽生水火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康節

金火木從類金火相守則流火不相傳則然其類也○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同上

五行之相生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火水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火生濕水生

燥

五行之相得木曰曲直既能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葢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清故水火相持而不相害爍爍反流而不耗也葢得土之精實於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以成始而

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陰陽為水火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五行自陰陽陽變陰變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稚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

而四時行焉太極圖解

五行氣質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文公

五行所生之序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而確然有定形

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次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木旋生出來

五行循環相生或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

是這個物事文公

十是五行數卦雖八而數則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個便包兩個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同上

五行之序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

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陽火陽而根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疎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焉土則四時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勉齋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四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禮樂門

禮樂

總論禮樂仁者天性也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之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

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友于閨門悌于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導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鐘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竝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論語志始末亦止及乎文之大略而已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大而原本以俟君子

天子志四代禮樂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韶舞形容紹堯之意也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朝謂之元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異各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寅正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王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注見書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故車名桑根秦改為金根見東漢輿服志云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

前後遂延纅十有二就玉笄朱紘衮衣十有二章歴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顔淵既為當時僭禮樂者之戒且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裘冕無旒以祀天與其諸餘冕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屬車八十一乘自秦漢增之而益侈漢儒正朔之辨未必祖夏時唐樂舞倍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夫子亦不保其往者後世為侈心所奪也然則歴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周冕之大意者

何歟大道所在雖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爲禮樂書虞周之時夷夔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志也自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僭樂而歌雍以徹六經方作輒燔於秦秦之所謂禮樂集六國以爲侈志於尊君抑臣而已漢因秦舊叔孫之禮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制氏竇氏之樂有司止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畧

述秦漢與建元因草之槩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畧序高祖武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樂記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獻之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于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叙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迭叅旁究時有因革初無大異特作史者姑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頻頻互見其以是歟詳見下諸志姑存輿服舊式說

班志以庠序為禮樂之原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原而終也嘉歎光武首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由庠序未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葢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祗庸孝友

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鄉享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童而習之至于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安得不為士君子之行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子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況庸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人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復以

利祿之路誘之詳見藝文志功令說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與虞周異矣此班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威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東都太學諸生迭相標致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爭科舉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為利祿所移禮闈貢舉又為刑名所禁欲以是為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為二禮樂為國之根本刑政為國之輔助也歐公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搢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貞觀開元之所紀者與夫元和新儀曲臺新禮者於以見其其

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名纖悉備載猶未免效諸史之尤者豈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略可見

禮書鍾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晋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

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儀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吕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

其為闕也頃嘗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詩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未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切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

聖朝制作之助 文公奏議

禮

禮總序諸史禮志多按虞書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

第然伯夷所典三禮即天地人是也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故人之心必先敬乎神祇而身之居必先營乎寢廟下而匹士莫不皆然而况於天子之尊王公之貴乎今所編次自郊廟始而後及於朝廷鄉黨縣以三禮為宗所謂五禮皆在其中矣若夫歷代三禮圖其詳已見藝文志抄禮類所謂細而節目者也既有司存不復按圖而為之辨

歷代禮四代各垂法而禮獨不著於象魏四官各有司

而禮獨名以宗伯六官各有職而其書獨謂之周禮禮之為用大矣哉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藏之人心著之天下不可以一官名不可以一事著葢無一而非禮也三禮之典五禮五庸在唐虞尚矣夏商以來文獻不足至于成周經制大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纖悉也故魯用周禮識者謂以其為未可動情未能周禮詩人謂以固其國夫何後世不知此哉叔孫通定漢儀沿襲秦典不能致魯兩生固不足恨竊怪通

所制禮書凡十二篇所制刑書凡十八篇於刑為詳於禮為畧彼所職何事而顧為此耶大抵漢人輕禮重刑定律以丞相而主禮則以奉常刑書藏之理官而禮書亦録於理官其輕重之心於此可見通之為此也意其有所覬望而為之也后蒼所記徒顯學校之閼曹襃所定反雜讖緯之言習儀禮者徒善為容談曲禮者拘曲彼將視禮為何物而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亦徒為之嘆息焉耳在漢則然則夫黄初之裁定朝儀太

始之削除乖謬梁之裁成大典隋之著為五禮亦有不足論也唐之太宗慨慕古典周禮之書拳拳於乙夜之讀而約之以禮有魏徵存焉而房杜諸人以河汾一流派禮樂之問汗浹無對使一代之典遂為闕文雖曰貞觀禮書凡一百三十八篇要之皆玄齡所定未免率意為之也于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有郊祀錄禮閣新儀曲臺新禮然求之野者不知何人而聚訟之議亦徒自為同異而已嘗觀唐有孫昌嗣者發憤行冠禮薦笏外

庭而為曳笏却立者所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焉嗚乎一冠禮也而唐人不能知何有於三千三百之儀焉宋朝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矣而祥道禮書思參用焉開寶通禮既上於劉温叟矣而盧多遜之義亦兼取焉分門禮選作於邢昺禮閣新篇作於王皡太常新禮慶歷禮儀作於賈昌朝宜詳而詳則歐陽等參稽歷代因革可也宜畧而畧則沈括等獨上明堂祫享禮可也雖然此特其文耳文不足以盡

禮請觀之所施焉郊祀廢典也行於建隆藉田曠儀也行於端拱明堂亦希世之學行於皇祐朝會有禮以千五條彈其大儀婚姻有禮以五禮存其名數掃漢唐舊儀去成周成法兹可見矣記曰待人而行豈虛言哉

漢禮叔孫通爲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爲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而古先聖王之制非所以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式無章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太學雜奉

帶之制明堂遵玉帶之圖上下相承風俗侈靡其所著為漢禮儀者又與律令同録而藏於理官非復視以為禮豈能有美教民定民志哉且漢以古今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宜不得不然耶韓延壽守潁川一旦變告訐之風而為禮遜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百姓莫不遵依其教何古人之禮可行於一郡而不可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諉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王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而不為是終

不可以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章帝授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乃雜以五經讖記撰以天子庶人制度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夫以百五十篇之多斷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之間而雜以讖記之言葢不待見其書固已知其紛駁而不純於古矣今去古浸遠而古禮之存於世者無幾有能博議而復之今日可乎其卒不可行於後世乎

郊祀分合不同分祭合祭先輩辨之詳矣葢合祭本之

開元禮宋朝因之一祖三宗太祖太宗仁宗英宗合祭天地于圜丘惟真宗中年分祭于太山脽上初年末年皆合祭于圜丘神宗哲宗末年徽宗初年皆祀天而下及祀地豈合祭當天地之心而分祭不合於禮乎葢古者一陽生而祀天一陰生而祀地皆一歲而再蔵事務誠尚質事從簡易不厭其為數也後世誠質不足而虛文有餘三歲合祭既為數怠而況於六年分祭其為踈怠抑又甚矣是知分祭固當如禮當如古者一歲再舉詳於正祀畧於虛文可

也不然三年一郊必欲如後世之侈費不如合祭乃其宜耳詳見下段

郊祭疏數不同大舜歲周方岳所至柴望周以冬夏至之日分祭天地質勝文也漢高以常三年一郊見前漢郊祀志至武帝遂為定制大駕鹵簿皆用泰儀文勝質矣宋太祖太宗皆三年一郊惟太宗雍熙之元至淳化之四凡八年而後郊以星變也將南郊而彗星見宰相以聞杜鎬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謫見如此罷祀不疑從之八年之間日蝕者再真宗初年末年皆循常典惟中年

以天書降東封西祀而後恭謝天地圜丘合祭之禮遂暫廢皆王丁諸臣以偽而亂常也仁宗四十二年非郊則明堂（郊九明二祫祭祀恭謝二皆以三年一舉）兼取郊以配天明堂以祀上帝之義遇災變則恭謝於内殿亦合春秋不郊之意慶歷諸臣之力也英宗五年止於一郊其閒惟濮議是講是究神宗將郊而河決王安石以為大祀不可廢於是末年祭天圜丘而地祇不與宗祀明堂而餘祀悉罷皆非也熈豐大臣烏得逃其責宣仁用慶歷故事則合

祭哲宗用元豐故事則分祭其是否不齊可知矣徽宗即位十二年始合祀地祇於是圜丘方澤明堂頻年蒇事始也疏終也數王蔡之罪也是知人主職論一相必得其人三才安常百度俱正苟非其人不徒人事不經而天地常祀亦從而變更矣人主之職不於此而致謹哉

移郊為明堂配享不同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移郊為明堂天地合祭祖

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説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三歳一郊即遍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歳親郊之期今移郊為明堂宜合祭昊天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日月河海諸神從祀悉如圜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七年復以是月大享仁宗可謂適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尤循皇祐舊典惟末年大享用新

樂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達乎禮之常曾不知移郊為明堂三歲一蕆事天地百神皆不及祀而止祀上帝祖功宗德皆不以配而止於親禰其可乎是時王珪相蔡確章子厚並執政也馴至崇觀閒冬祀圜丘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班正朔制度宏博煩文屢舉一歲再赦濫恩頻行天下不勝其弊而靖康之變作皆由常變兩失之也太祖初立四廟高曾祖考也郊祀則以考宣祖配太宗郊則以宣祖太祖並配真宗初郊以太祖太宗並配祥符中以聖祖降乃祀玉皇于朝元殿以聖祖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祀上帝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猶漢家尊崇高

祖孝文孝武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止以英宗配徽宗詔仁祖神祖永祀不祧又詔自翼祖至于哲宗建為九廟而已祧者盡復又類西漢之末盡復毀廟也餘見後太廟二議說

郊丘明堂制度不同於郊故謂之郊掃地而祭席用藁秸器尚陶匏聖人之意若曰天地大德備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必尚質素乃足以示報本之意云耳不然過為繁縟祇所以為瀆也自漢泰畤有紫壇八觚其制雖非掃地之舊而後圜丘方澤皆有常度未為侈也其侈大不度則在乎千乘萬騎繁文縟典而已惟明堂之制

漢武帝汶上之圖出於方士唐武后神宫之號原於佞臣其侈大異乎圜丘方澤之為矣按薛綜注東京賦曰於此頒教則曰明堂大合樂享射則曰辟雍司歷紀候氣則曰靈臺又按蔡邕論曰明堂即清廟也取其宗祀則曰太室取其四門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又按唐顔師古議曰周明堂即路寢也四面有應庫雉門則是天子之常居也其青陽總章明堂太室及左右个又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或曰在

國之陽或曰在國近郊始於孝經之傳大戴之說漢武有懷刱造溺方士之秘記啓後人之侈心也愚因三者之說而參諸宋朝之制仁宗即以大慶殿為明堂誠合古意以之祀天頒政皆可也何必他求哉徽宗政和五年詔建明堂於丙巳地至七年而始成其為侈大可知矣此皆蔡京變亂宋朝之家法也夫明堂所以感通神人帝堯土階文王茅屋斯亦足矣如其不然汶圖三層神宮萬象猶無益也

郊丘明堂儀數不同宋朝循唐制禁衛五重一親從官二天武官三御龍宮箭直四御龍骨朶直五御龍直其中謂之禁圍闌入者有罪車駕行幸肆祀則前驅清道外設仗衛如殿中儀至於南郊亦循唐制命五使宰相大禮使學士禮儀使太常卿鹵簿使御史中丞儀仗使知開封府尹橋道頓遞使太祖次郊始用綉衣鹵簿鑾輅行至闕門則行勘箭勘契之禮真宗行幸肆祀所至皆然夫既移郊為明堂明堂又在路寢則郊與明堂儀數有不同者特有内外之間耳而其所以同者曰齋戒曰陳設曰省牲器曰奠玉帛曰

進饋食也祀畢則百官之賞典六軍之賜賚亦無不同也然則郊與明堂其大費既同則禁衛乃内外之常儀而勘箭勘契示出入敬謹之意云耳移郊為明堂非為是也熙寧中以勘箭為胡法而去之崇觀徽行實兆於此元豐間太常玉輅舍其舊而新之工巧殊常珠實極備元旦將陳於大慶殿忽暮屋墜木而碎之於是復乘舊輅紹聖間金明池龍舟亦舍舊而别制工麗有加於前是日臨幸大風晦冥池水盡波竟不能移跬步遂不

復御乃知變更制度至于舟輿極矣天之示仁愛之戒亦昭昭矣大禮必簡能循祖宗之舊斯亦足矣何必更為哉宋朝郊丕用冬至惟太祖末年幸西京而郊用夏四月太宗末年以許王故用春正月皆非常典至

大享明堂丕用九月上辛

封禪郊丘明堂之意不同封禪之君七十二君行之久矣於秦漢乎何尤葢古者封禪猶郊祀明堂亦不忘本也自秦皇肆祀求仙而漢武慕黄帝祭封不死之說於是泥金檢玉祕記莫宣與郊祀明堂之意異矣宋太宗

將有事泰山遇災而止敬之至也真宗封禪志在沮�
夷之暴安吾民之生仁之發也與秦漢侈心不可同年
而語也夫日月星辰陰陽五行之精英體著於地象成
於天下有庶民則上有繁星上有五星列宿則下有賢
人君子帝王之尊配德天極王侯輔弼亦應三公五諸
侯此人之所以與天地鼎立為三才者形體精氣實相
貫通也秦皇漢武不自知其身之尊猶天極然而登封
降禪外求神仙不老之術是豈知麗乎形數者天地猶

有晦冥日月猶有盈昃而况於人乎人之形數雖有終窮而實未嘗終窮者其精英變化猶秋冬斂藏而春夏復榮也知乎此則居易以俟命即神仙也何必外求哉

天地神祇位號不同經言蒼天昊天旻天上天者取四時之氣言之也曰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者以五方之色言之也自緯書出於漢鄭氏遂以青帝為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又為六天之說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而五帝皆屬於

太微於是唐天寶中尊崇道教天帝皆有位號未幾而范陽之變起宋朝政和中上玉皇后土尊號其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歴含真體道玉皇上帝地曰承天效法厚徳光天后土皇地祇未幾而靖康之變作乃知天地之大徳本不可名而况以尊號瀆之乎雖然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者毋不敬也祀典之不可廢者毋不舉也祭固不可以數而煩亦不可以疏而怠也

泰畤南北郊議論不同漢武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

人皆以為非成帝從匡衡之議而徙南北郊人皆以為是然泰畤罷祀大風壞竹宮拔畤中大木以百數帝以問劉向向言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感應非苟營也又言陳寶夜光直祠之祥自秦至漢興不廢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夫衡向皆儒者而所言之異如此果孰是孰非也葢神明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心存焉不以侈沒禮皆可也古者聖人不輕剏亦不輕改者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所可廢

者如後世所謂淫祠也如其至尊至重當如劉向之言不必過為異論

六宗解釋不同六宗者日為陽宗月為陰宗五星五行之宗辰次列宿之宗北斗辰次之宗北辰衆星之宗也舜既類上帝則六宗其可以不禋祭乎如昔者圜丘之制既列上帝之位則日月星辰斗極之次各得其所也夫上帝六宗皆天也故又謂之天宗山川羣神皆地也故曰地祇歸格于藝祖用特告祖廟也是天神地祇人

鬼皆可得而禮也然六宗之說數十家或主祭法以為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韋昭以為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中取其六而言之非也昭於是取地數六之說以社稷等祀是也不知社稷之外以何祀足之而為六乎又望于山川得非地乎遍於羣神社稷豈不與乎顔師古於是主乾坤六子之說是八方亦遺其二也韋昭說見東漢志師古說見西漢郊祀志注或主三昭三穆之說以去而告廟歸而格祖

也曾不知去而告然後類于上帝可也不應先類而後告也然則漢唐諸儒不知其幾人而六宗之說不及日月星辰斗極何也葢古者合而言之曰天分而言之曰帝類者各因其方之色而祭也合而言之曰星辰分而言之曰北辰北斗五星列宿十二辰也自鄭康成釋經見書注又以北極太乙紫微為昊天上帝而又以五帝為太乙之佐見唐志故後世儒者不復列北辰為衆星之宗也夫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愚敢以聖言為證

元魏禮志以六宗為六天之神亦拘鄭氏六天之說也

太乙九宮貴神泰郊四時禮八神齊地八山漢初祠黑帝蚩尤靈星又以梁巫祠天地晉巫祠五帝泰巫祠社荊巫祠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九天巫祠九天鈞天蒼天旻天玄天幽天昊天朱天炎天陽天是也夫司命靈星蚩尤皆天星也皆有祠焉而況於北辰天極之尊乎漢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即第二星也赤明者是也旁三星三公也武帝時或曰五帝太乙之佐也公孫卿符以黃帝登仙之事遂立太乙

祠壇即甘泉泰畤也以上見前漢郊祀志唐謂之太清紫極宫宋朝謂之太乙宫然皆與原廟隣者唐祖玄元宋朝祖黄帝聖祖之像存焉故祖宗神御皆奉安於此也此雖出於方士而天極一星昭昭也唐天寶中又用田同秀之言而立九宫祠者按黄帝九宫經其神太乙即天極一星也又其神曰攝提曰軒轅曰招揺曰天符曰青龍曰咸池曰太陰曰天乙多北斗左右前後之星所謂貴神也又曰其星天蓬天任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

天英者今術家類能言之與天文志雖有異同凡曰天星不可誣也如司命司中之類歷代以為常祀尊而敬之可也狎而瀆之不可也鄭康成以北辰為耀魄寶新唐志所以非之者以其名不經且近乎瀆非所以尊天也

天下宫觀祠祀宋太宗作崇政殿祠太乙宫將封泰山以文明殿災而止於是終太宗之世無所作為仁宗作受命寳建太乙而玉清昭應宫災文德殿成而是夜禁

中火於是四十二年惟災異之聞而無大工役真宗作玉清鴻慶景福宫建天慶元符會靈太極祥源觀皆起於天書之瑞徽宗建帝鼎寶籙萬壽宫改大覺真仙寺院悉為宫觀皆起於豐亨豫大之説善乎李公沆之為相日奏四方災異蓋慮宫室禱祠之事興也不然則木征降而致靈州之敗王師方臘擒而致女真之師童貫外寧必有内憂又非止宫室禱祠之事而已人主其可須刻忘儆戒之意乎

太社太稷天子有太社祀用仲春上戊戊屬土也社至用石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土數五則土宜五尺准陰之二數宜方二尺方其下以象地體剡其上以象物生理其半以根在土中本末均也至人間之社則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所謂以松以柏以栗也社壇四方其土各隨其方之色惟中央用黃而復遍冒以黃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也太社帝社也籍田王社也以王為言别於諸侯也王社在籍田中載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稷

壇在太社壇之西其廣與大社同而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此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言此制也於是准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配至開元定禮配神農於壇而以后稷配又按漢書郊祀志漢興巳有官社未立官稷於是復立官稷所謂立漢社稷也以夏禹配官社平水土也以后稷配官稷粒烝民也光武中興不立官稷唐以來社稷為中祀天寳升為上祀祀用太牢然則社稷分合其義孰當愚謂土爰稼穡其本一

也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分祭合祭皆可也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宋太祖糊名考太社祝文文稱宋天子某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讀之皇帝罍洗並如圜丘之儀仍奉卮跪奠可謂誠矣至矣唐故事見會要宋朝事見類苑至仁宗嘉祐間河決侵太社社太稷壇是則太社太稷分祭而人間之社則合稷而為一耳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社與韋叔夏之言異而意同

籍田先農宋朝太宗親耕帝籍仁宗祀神農于壇乃就

耕位則知籍田之中有王社明矣祀先農於王社則用正月吉亥者上辛祈穀于上帝亥後於辛三日即於是日親耕也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月會于壽星為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祀壽星於太社壇遂設壇並祭角亢七宿又升日月五星為大祀列宿為中祀天子皆申拜禮唐舊儀注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即壽星次也 夫耕籍田祀先農先蠶不失為重本之意能如漢文帝有減租之實則又勝於開元之虛文能如東漢馬后之躬儉練衣

則親𧟌之義在其中矣
臘蜡五祀宋朝火德王火庫在戌故建隆初即以戌日為臘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日令春秋二社乃用上戊者何也葢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者乃十二月臘享也與春秋二社正祀不同唐以土德王故臘享用辰土庫在辰故也五祀者戶竈中霤門行也春屬木木為肝月令則曰祭先脾夏屬火火為心月令則曰祭先肺中央土土為脾月令則曰祭先心秋屬金金為肺

月令則曰祭先肝惟冬屬水祭先腎之言相同其他所屬皆相違何也

風伯雨師雷師唐天寶以前風伯雨師為小祀天寶四載升為中祀五載又祀雷師與雨師同壇共牲别置祭器仍令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雨師壇於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祀風伯用立春後丑丑近箕星次也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申近畢星次也天子申拜禮别撰樂章今州縣祀典亦然葢因唐制也

又開元中有興慶池龍壇貞元中祭五龍壇元和中孟夏行雩禮遂幸興慶宮祠龍壇隨有感應葢龍致雷雨皆神物也今所在皆然

嶽瀆山川武王伐紂所過名山大川稱周王而自名唐武德親祠華岳舊儀上祝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謹聖聞有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貞元中裴堪奏禮記云非其臣則答拜鄭康成注云不臣人

之臣也星辰岳瀆是天地之從官人君不得而臣之也故開元禮祭岳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中拜禮然舊禮因郊祀望祭岳瀆天寶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加號東岳天齊王（西岳金天王中岳中天王）及諸岳瀆王公之號宋朝復加天齊王為帝是五帝天地人皆有之矣

每歲常祀九朝事畧帝紀所載惟郊丘明堂封禪親享太廟親耕帝籍初置諸宮觀乃特書如每歲正月上辛

祈穀于圜丘又祀感生帝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祭東方嶽瀆海鎮之類四時凡七十二祀並不書者皆有司行之非天子親舉大禮也考之唐會要亦然貞元中太常卿齊抗奏每年大小中祀凡七十其四立二分二至臘祭其用上辛吉亥者蓋謂節氣也其後寅後申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氣行有時星位有次舍或定用日或用辰不可改移宜依舊制其有別禱祭即是太卜擇日遂為故典又按東漢禮儀志注正月上辛祀南郊

注引尚書丁巳用牲于郊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然則古今所用以祀神之日皆有據也今所論者皆一代體大事重者也如其備文而不親者皆畧焉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六至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六

宋 章如愚 編

禮樂門

禮

親享太廟於郊太祖乾徳二年十一月將有事南郊以是月癸亥親享太廟以甲子合祭天地于圜丘開寶元年辛酉西京將有事南郊以三月壬申親享太廟以四月

庚子合祭天地于西京之圜丘哲宗元祐七年詔曰祖宗以來郊廟時祀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享清廟

按禮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泮宮先人廟也又按唐制奏告太廟之冊祝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惟宫廟謂之奏告餘百神遣使祭曰祭告至有事南郊方為正祠天寶閒乃更太清宫曰朝獻玄元廟太廟曰朝享非也而太祖太宗皆先享太廟而後郊冊祝之文曰奏告乎曰朝享乎當從禮官問之

太廟原廟（祠禴嘗烝祫禘宋朝七廟已畧見前郊明堂配享說）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周七廟稷為太祖文王武王與親廟四也殷六廟契為太祖湯與二昭二穆也夏五廟禹及二昭二穆也漢無始封之祖高祖即為太祖故漢世止於七廟唐有始封之祖故唐公景皇帝為太祖至玄宗時建為九廟其後景皇帝之廟既祧神堯始為太祖（舊志載黎幹十詰十難以歸宗敬議尊景皇為始祖不合于禮宜以神堯為始祖其言極當）當宋初興僖祖文安令為太祖至于徽宗建為九廟

自翼祖而下至于哲宗也以七廟論之則太祖為太祖矣中興以來九廟之外既有已祧者惟禘祫則合食于太廟時享則分祭于原廟景靈宮所謂原廟孟享享則四孟是也者按禮有邑之君祭用首時無田之主薦以仲月也見元魏志各於其室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臘享而五也無事則親享有事則命官攝事也惟太廟親享在太祖朝再舉而太宗以來南郊之歲始先享太廟而後郊至禘祫之禮乃獨罕見夫宗廟之制一歲五享朔望薦新薦食之外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皆序昭穆而合食即所謂三年一殷五年再殷猶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考之九朝帝紀惟仁宗嘉祐四年一祫祭于太廟是何時享之數而禘祫之䟽也唐新志云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理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斯言得之矣元魏志孝文不以平文為太祖而以道武為太祖於禮為當唐自太宗止曰親享而不言禘祫新舊唐志與宋朝史志雖存禘

祫之文而帝紀所書不曰禘祫亦以此歟原廟始於漢凡郡國亦有原廟天子所嘗行幸之處也宋朝滁州并州澶州皆有原廟太祖太宗真宗之所臨幸也

廟室廟主祭䄔祭食太廟東向南陽主生應建門左祖之義也惟太祖居太室中央正東面之位其三昭三穆六室各列兩旁昭南向穆北向也帝與后有室室有主未祔用桑既祔用栗討有罪則載遷廟之主以行然周家豐洛兩都各有廟廟各有主學者泥夫子尊無二上之言謂廟不言二主者執一無權也每一室有廟社齋郎三人主之又有

室長一人一日一洒掃

親享太廟則用牲牢籩豆鉶登存古禮而不尚褻味至于寢園則朔望薦食各以牙盤備極諸品天寶中用王璵之議太廟亦用寢園之禮非也故廟一歲而五享寢園一月而二薦享尚氣臭敬之至也薦用褻味情之盡也或引國語天子有日祭有月祭曾不知月祭朔望也日祭或薦新嘗果而已非日祭以為瀆也

宗廟昭穆 論昭穆世次及宗廟制度之不同

或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

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招字者則假借而通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葢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

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

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葢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

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曽之東也歟曰然則毁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

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北廟猶五廟而已至

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成王祔自此以上亦皆止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已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

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自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

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亦嘗論宋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柰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殺何也曰降

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屋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有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葢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

各為一處雖其都宫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别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

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虚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虚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宋朝而後都宫别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没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

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切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
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
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
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
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
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
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
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

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邪嗚乎惜哉中庸或問

禮

論僖祖不當祧當為宋朝萬世之始祖切詳羣議其説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

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别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别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毁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

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于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

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毋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

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

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無有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始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

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

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於禮為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興復之後遷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

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熹於此常有感焉切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文公奏議

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

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强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

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謬無所據依政使熹説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文公奏議○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説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一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宋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

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葢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校強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

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説幷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説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仝上○臣切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閒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

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宋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之主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考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抃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而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

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益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欲以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

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因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而所論并祧一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欲乞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文公奏議

廟議得失不同大畧見前郊丘明堂配享說之末注議禮之家有同聚訟

至於廟議抑又甚焉已祧之主莫適所歸惟唐人陸贄之議為當其說以為藏諸夾室是無獻享之期異乎周人藏於文武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於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明文瘞於寢園乃漢韋玄成之說是禘祫無復序昭穆惟有藏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得變之正也興聖廟猶周之后稷廟唐諸儒無有易其說者此以議而得也漢用韋康之議盡罷毀廟及郡國原廟宋朝元豐盡罷從祀也亦然崇寧間建九廟

而已祧者盡復又類西漢之末盡復毀廟原廟也是非迭出罷復不常此以議而失也然則廟議得失人主亦惟揆其情之安從其理之當者而已不然漢武帝自制封禪議唐武氏自制明堂圖不從公議自遂侈心其悖常亂理者愈多矣

帝王夫子廟秦漢廢興仁暴不同九疑祀舜會稽祀禹過魯而祠孔子其所以為致敬者一也故五帝三王歷代祀典不絶或尊為三恪或廟而祖之吾夫子之廟自

漢迄今其間或以中國而主中國或以夷狄而汚中國皆知尊其道重其教正衣冠執豆籩屈膝展拜於其庭延師儒講詩禮摳衣揖遜於其堂此足以見祖述憲章其道同也歴觀諸史志自郊廟親祠外惟帝王夫子廟人主所至與有時而臨幸皆親祠焉與其他常祠有司攝事葢不侔矣然武成王廟輒與文宣並稱此乃開元之失禮循而襲之非也彼得與有功於國者同在祀典已為過矣何容以文武二學之故而儕諸元聖之列乎

雖然追封孔子為王顏子等為公廟像及圖畫㑹瑟釋奠儀注視開元禮為有加者皆宋真宗行之其列戟十六則太祖所立幸學之典累聖所遵釋奠之禮至今遍于天下武成一廟不足以況之矣

忠臣孝子廟聖王之制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皆在祀典忠臣孝子義婦烈女國史有傳血食有廟者一念足以動天地方寸足以貫日月廟而祀之於以表倡風俗砥礪生民其有功於天

下不細矣神仙之事若果有之則列仙傳所載亦惟忠孝者為之信乎正道無往而不存也

徽號人臣上人主尊號亦猶人主上天地尊號也然三朝禮書以是為嘉禮之冠其事重矣熈寧中羣臣有請至於三四上終不允且曰尊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此皆基於司馬温公一言而神祖終身行之至今以為法者禮也愚敢以是為達禮之冠夫自漢以來時君雖時有加號未為常典唐高宗稱天皇中宗玄宗始有

上尊號之禮宋朝因之凡上尊號皆因郊祀明堂封禪也夫熙豐大臣盡變祖宗法度獨於此無所論列者出於神考之獨斷也又大臣志在變法而已使不允尊號之請祖宗已嘗行之則將求異於前人矣神考嘗悔改官制矣又嘗言役法宜均所謂均無貧也元豐四年舒亶言役法未均上曰近臣僚有自陜右來者欲盡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衆輕易舉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盡免而取足於上戶則不均甚矣吕謂均無貧也今之避役者多爲詭戶正合神祖之言神考多有美意特臣下不能將順者皆此類也茍能將順則神考盛美

大書不一而足何止不允嶽號一事乎

朝會大舜巡狩羣后四朝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武王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康王即位諸侯入應門左右宏壁琬琰天球河圖布列於東西序可謂盛矣故周禮辨朝覲會同之名春秋嚴朝覲會同之名春秋嚴朝覲會同之分以五等之爵各有分地等差故也自秦罷侯置守尊君抑臣而朝會之儀與古不同漢初猶有侯王至武帝以酎金罷省所存無幾故自東都迄于唐元會

之日執玉帛羔鴈者雖畧倣古制其實公侯皆虛名而非有分地者内則不過在朝之臣外則不過刺史二千石與諸州計吏四夷賔使而已今考之漢晉隋唐之志所紀元會之儀甚設仗衛森嚴文物備具班列整齊太
公及新唐志皆言其鏘鏘濟濟有可觀者君尊臣卑故也惟宋齊梁以來有所謂白獸尊者猶存杜舉之意若夫漢德陽殿元會西方舍利作霧為魚龍曼延之戯唐開元受朝作樂有拜象舞馬之侈適足為大盜之招

三代之禮必不然也宋太祖元會服袞冕設宮縣冬至受朝賀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歌二舞羣臣禮飲五行或十行太官賜食太宗真宗遂為家法崇觀少縱即致大變宜乎中興益知戒謹也

常朝常參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未有無職事者有日參有一月六參九參者類苑載宋朝凡不釐務者謂之常參何不同也蓋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常朝猶常參也垂拱殿曰內朝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於

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釐務不釐務並赴内朝謂之百官大起居凡三等也文武陞朝官大朝會並朝服常起居並公服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文德殿是也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後放朝乃退愚按事畧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五日以次轉對以二人為率是則常參官未必盡無職事史文按一朝國史云三年詔内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封章於閤門通進則知五日大起居之時釐務

不釐務者皆許轉對封章也

入閤晚朝自唐至宋朝天子御正殿則金吾仗黃麾伏整文武兩班以侍輦出或避正殿則喚仗入閤仍賜廊下食熈寧中王珪等以為唐制不足取削去之葢唐制宰相入閤諫官隨之熈寧大臣欲變法故不復行入閤之儀也見職官志諫官說

舊規學士當直則赴晚朝其後赴早朝而罷晚朝舊制經筵皆有實職蔡確慮其有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兼官而以秩卑資淺者為說書隆興改

元詔學士及經筵官內宿稍復祖宗故事宜矣（詳見職官志）

朝服公服三代而上天子諸侯衮衣旒冕執圭履舄各有隆殺秦滅九國廢衮冕而俱元冠絳衣使臣下不得與天子同則知孟子所謂朝衣朝冠者衮冕圭舄也漢以來大祭祀大朝會則具朝服其常祀常朝則公服而已所謂公服者今之朱紫幞帶靴笏也（政和中始改靴用履）然今之衣冠較之古制則不足較之唐制則有餘者葢自漢明帝修復先典（見沈約引司馬彪輿服志）迄于江左六朝畧存衣冠

佩玉舊制故雖元魏亦未變服自北齊高氏中國常服乃全用故窄袖短衣長靿靴蹀躞帶唐武德貞觀時猶然者高祖太宗起自晉陽故也開元後雖稍褒博而制雖盡更故幞頭四帶二垂腦後二繫頭上令曲折惟人主得用硬帶迨夫宋朝興自亳都衣冠褒博始近古制文武陞朝官大朝會並朝服常朝常起居並公服士大夫常服亦用帽帶靖康之變服制變易又百年矣嗚呼中國禮義之所自出乃衣冠亦隨氣運代有變更何耶

宋朝直脚幞頭上下通用又有高脚交脚朝天順風四者隨所用之

冠弁巾幘帽太古布冠齋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爵弁皮弁武弁隨所用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裼裘襲裘皆三代之所常服也秦漢以來臣下皆玄冠絳衣又以武靈王之惠文貂蟬賜侍臣蟬清貂煥夷服皆以楚王之獬豸冠賜法官以其能觸邪皆非古制也

古者賤人不冠則服幘秦加武將首飾以絳帕漢加以顏題名之以幘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髮秃

又加其屋而光武亦嘗岸幘而迎馬援於是乎有介幘平巾幘赤幘黑幘之制以别文武然則公西赤所謂端章甫而孔孟家所傳畫像冠服猶古至秦而下冠始加幘也晉志有所謂緗幘白帢烏紗帢江左常服中褐𧝎裙漢巾幗巾縑巾葛巾纚帽自萬乘王公士人野人各隨所宜漢郭林宗墊巾唐賜臣下以幞巾又各隨所尚宋朝常服亦然惟先輩多尚紗帽深衣亦甚典重大抵勝乎唐制衣冠矣夫深衣又曰單衣禮記言之詳矣人皆能辨其

制度惟方領中矩取夫折旋之義而已非必盡如矩方也今人製衣領或類道流所謂堂衣者其俗特甚

璽佩韍印綬東漢志云古者君臣佩玉有度所以章德垂韍蔽膝所以執事戰國戰爭去韍佩而留其係襚秦以采組連結於襚謂之綬漢因秦制加之以印公卿而下皆佩印綬天子帶綬六采而不佩六璽使侍中以金銀縢組負璽以從令考之禮記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瓀

玟而縕組綬自周已然非始於秦也秦漢有位者皆佩印蘇秦佩六國印朱買臣佩會稽印印亦非始於漢也今之有位者印亦不佩矣非惟萬乘不佩璽也宋志引漢志注曰印璽也秦以前皆金玉為印龍虎紐惟所好自秦以璽為稱（漢高祖得始皇玉璽名之曰傳國寶與白蛇劒同傳晉武庫火劒已失璽或亡或存）故臣下無得用玉又知印固非始於漢而璽亦非始於秦也宋志又云漢明帝復佩玉之制至漢末而廢魏王粲復制玉佩而宋因之故宋皇太子諸王有瑜玉玄

玉之辨公侯有水蒼玉之制今惟大朝會大祭祀及釋奠猶存佩玉而公服則佩魚而已又漢制左佩紉象青龍右佩刀象白虎晉以來始以木紉代之今皆不然又秦以前丈夫皆佩紉玉童子亦佩觿韘今亦不然夫古者去喪無所不佩琴瑟無故不去身以見禮樂不可斯須忘也非僻安得而入易直子諒安得不油然而生今既不然宜乎投魚于淵寘猿于木也

魚笏帶唐制公服有紫緋緑青碧今無青碧制佩有魚

鞄刀礪今止有魚唐制魚有金銀銅鍮今止有金銀唐
制佩魚係而垂之其制小而類魚今乃係之於帶制稍
大而不全類魚周禮諸侯之笏用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晉宣帝時内外婦人亦執笏拜俛
伏興唐開元中諸笏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竹木
與今大同小異惟象笏唐以前詘後直前屈後挫者為
尊今皆不然晉志云革帶古之鞶帶也上而有位下而
騶從皆服之其有囊綬則綴於帶凡執笏亦搢于帶搢

笏則垂紳三尺有事則書諸紳惟笏亦書以紀事故嘗簪筆臺省官内侍簪之他皆不簪與今皆不類

圖畫衣冠劉知幾議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不冠乘馬者此乃後人所為葢當今有古圖畫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有着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從人有着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則知梁武南郊圖義同於此愚謂志禮樂者宜紀一代所用之文足矣苟徒

詳而非實毋亦梁圖漢畫之類乎劉知幾謂江左官至尚書郎郎不乘馬故謂梁武南郊郊必無不冠乘馬也然梁武帝南郊已御輦而不御輅則衣冠未必不乘馬

蒐苗獮狩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兵凶器也有軍禮存焉蒐苗獮狩旌頭罕畢以先驅金鼓鐲鐃以為節皆武事也乃皆謂之禮周官司馬掌兵而起軍旅之法乃屬之掌教之司徒者聯比閭族黨之情次伍兩軍旅之序無非示之以禮也下至春秋圖伯之君欲用其民亦必大蒐使之知禮秦漢以來惟孫吳韓白之詐是尚而治

兵閲武之事蒐苗獮狩之禮萬乘少親御馬或十月而都數十年而一講如馳射上林講武驪山者遂為希代之曠典一旦用民惟譎是恃于禮乎何有惟宋太祖嚴卒伍階級之法則下不得以凌上三衙見宰執横仗肅揖則武不得以抗文談笑從容殺節度之權賓接撫柔慰降王之心無非禮也察見諸將之不嗜殺人者然後用之非止殺人之中猶有禮也此所以訓兵十五萬東征西怨無敵於天下也累聖相承太平日久蒐苗獮狩

之禮希講而百萬之師安於豢養澶淵之役衛士瑟縮不敢前靖康之變王師遑遽而無策者由斯民耳不熟於金鼓目不熟於戰陣也太祖鑿講武池於朱明門太宗築講武臺於楊林真宗以後閱武苑狩之事時馬一講未免希濶

射享食鄉古者天子諸侯弓矢射侯皆有名數而後射禮行朝覲聘問皆有時序而後享禮行凡是二者以尊而親乎卑者也自秦罷侯置守而情不親故射享之禮無足言者古者食老更屈已而尊高年所以示孝悌之

義鄉飲酒尚齒而不尚爵所以明長幼之序凡是二者以尊而下乎卑者也自秦尊君抑臣其分過嚴故食鄉之禮無行之者漢魏以來間有行之者遂為艱見而亦非人情之所安故凡諸志所載五禮之目而射享食鄉雖存於嘉禮真所謂具文而實則不然也宋朝幸學講經釋奠之典常行而養老之文不具太宗真宗言及鄉飲之禮皆不果行詳見樂門燕樂說惟射享之禮有可得而言者太宗朝命有司草具大射之禮凡遊幸池苑躬舉武

臣宗室臨射上中的則從官奉觴為壽其射者中則有襲衣金帶鞍馬之賜孝宗朝令學校文武士皆習射至令文人多能之者殿庭策士猶以是較能否也至於燕享羣臣故事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大宴于廣德殿殿上朶殿兩廊有綉幙蒲團之別至典宴則用天子郊祀籍田禮畢則大宴觀燈觀稼校獵賞花釣魚皆有宴然有禮有分存焉至崇觀間顧乃過為褻瀆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乃知是禮不可一日廢也

冠昏喪祭人生二十曰弱冠三十謂之成人然周公東征成王年甫十六而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禮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禮也是不待二十而後冠也東漢禮儀志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武弁次通天冠所謂三加元服也設金石之樂行祼享之義或冠於廟見欽若昊天式是六合也宋儀禮注云晉宋以來皇太子及諸藩王冠加一晃幘而已是不待三加也漢禮乘輿昏用正月甲子或丙子日見東漢志正始之

道也唐太宗貞觀中用十月慮遣兵設儀衛妨農時故也宋朝政和間皇長子初行冠禮遂編次五禮今王公之家猶存此禮而士禮盡廢矣其有以某子冠告同列者遂以為笑端不特此也大昏萬世之始三綱之首聖賢之所重而後世之所忽非惟六禮莫之能行而世教日衰賣昏之家至今習以成俗哆然無顧人倫掃地盡矣喪以送終所謂大事祭以時思所謂終身之慕二禮所載喪祭之儀至備身不能行而乃聽命於緇黄者何

哉蓋古者喪祭詔禮者有人相禮者有助故致孝者得以行禮於其間而無悖於禮也今人以緇黄代詔相者而身得以自安其有知所敬畏者緇黄猶詔相也不然則悖於禮者多矣

短喪漢文帝鑒平勃之事不欲百官聽命於冢宰遂為以日易月之制後世固有改之而終莫能改者情之所便也烏有天子之孝刑於四海身不能行而欲天下行之何以哉故凡歴代之所謂凶禮大本既立其餘節目

自有司存不復論辨宋朝渡江以來所以待金使之儀亦皆權時之宜也

墓祭火葬夫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吾從下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愚亦謂古不墓祭禮也今也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掃墓之祭雖非古義不害時思宜從今古者為棺槨衣衾以土葬禮也今也下愚之俗效夷狄之法有火葬水化之慘其為悖禮甚矣宜從古太祖建隆初詔禁火葬故曰禮從宜又曰禮時為大順次

之凡適其宜而行之以順則古今之禮亦可以通行矣無徒是古非今也

喪服議故事武臣不持喪韓汝玉奏請如文臣會議於玉堂唐子萬曰今日不可為高論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論葉夢得不覺歎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於是議武臣官大者持父母服官卑者不持服至今猶然則知濮議之興歐公未必非其平日之定見所恨不知權耳

群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六